

群众演唱小丛书

屋外有热流

马中骏
贾鸿源
墨新华 著

234.7
45

宝文堂书店

屋外有热流

宝文堂书店出版
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京安印刷厂印刷

字数26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1 3/8

1980年12月第1版

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8070·26

定价: 0.11元

(独幕话剧)

屋外有热流

马中骏 贾鸿源 瞿新华

人 物 赵长康——黑龙江农场农业研究所勤杂工。

弟弟——赵长康的弟弟。

妹妹——赵长康的妹妹。

时 间 当代。

地 点 当地。

〔这是一个情节简单的哲理剧。剧情发生在一个孤儿家庭里。弟弟、妹妹得到了大哥可能要病退回城市的消息，各怀心计，暗伤脑筋。〕

〔场景：舞台一分为二，用几何图形的景物构成；一堵无形的墙将弟弟、妹妹的寝室隔开。其余根据导演的理解，自由发挥。〕

〔幕启：下雪。风声起。兄妹俩各得其所，正在自行其乐。〕

弟 弟 （从埋头疾书中跳起来）冬天已经来到，春天还会很远吗？（冷得打喷嚏）阿嚏！唉，我的春天，你快来吧！阿嚏！阿嚏！阿嚏……

妹 妹 （打牌算命）明年回来？今年回来？明年——
（甩下一张牌）今年！呸！倒霉！（打开收录两用机）

〔广播声：“据新华社报道，本月四日，暴风雪过后，离农业研究所……”〕

〔妹妹调台，随着音乐声踏拍起舞。〕

弟 弟 （不耐烦，敲桌）喂喂！我的业余华侨小姐，你安静一点好吗？大哥快回来了，我还得准备欢迎词呢！

妹 妹 哈罗！我的后补作家先生，你准备欢迎词，我在练迎宾舞呢！

弟 弟 话说在头里，大哥半个月没来消息，说回来又没回来，八成是在搞病退。要是他病退回家了，这生活费……

妹 妹 我三块，你七块，大哥一直很节约，加起来十块，够多了。

弟 弟 不行！我饭量大，开销多，每月买书就好几块，我出三块。

妹 妹 我是集体，你是国营，集体不靠国营，你说靠谁？七块！

弟 弟 算我倒霉，四块！

妹 妹 至少六块！

弟 弟 最多四块五！

妹 妹 六块，六块，六块！你还算当代青年，一分钱看

得比圆台面还大。

弟 弟 （一时无言以对）哎哎，你听（作弹琴状）……
这叫对牛弹琴。（欲走）

妹 妹 你说给墙听吧！等等，听说你们厂新试制了一种
高级人参珍珠霜，老太婆擦了能变小姑娘，如果
你能每天带点回来，给我试用试用……

弟 弟 对不起，鄙人最痛恨的就是小溜溜，小扒扒……

妹 妹 啊哟，别假正经了！我试用一点珍珠霜，也是为
你们厂做广告嘛。你只要答应了，咱大哥的生活
费嘛……

弟 弟 你全出？

妹 妹 你再为我写份报告。

弟 弟 什么报告？

妹 妹 大哥上山下乡，知青困难冬令补助申请。

弟 弟 （跳起来）好哇，羊毛出在羊身上。你盗用哥哥
名义拿补助，怪不得每年冬天都翻行头。

妹 妹 你眼热？那好，油水归你，大哥也由你负担！

弟 弟 （一想）好好，我不跟你铜钱眼里跳“伦巴”。
你说吧，报告要评论性的，还是抒情式的？政治
理论强的，还是文学色彩浓的？短小精悍简单扼
要的，还是长篇大论加油添醋，外带一点……花
露水的？

妹 妹 （扔过一张报）抄报纸呗！

弟 弟 （看报被吸引）“……中央气象台报告，西伯利

亚寒流南下……”

妹妹 不对，隔壁的那篇。

弟弟 （继续大声地）“气温达零下五十度”，乖乖！

妹妹 难怪今年更比去年冷了。

弟弟 “交通一度中断，飞机停飞，轮船停开，铁路被阻……”

妹妹 火车不通？（跳起来双手合十）上帝保佑，阿弥陀佛！

弟弟 你是拜菩萨，还是信上帝？

妹妹 这叫中西结合。（兴奋地）好了，火车不通，大哥的生活费就不要我们出了。

弟弟 （扫兴地）“经过紧急动员扫雪，火车……顺利到达。”

妹妹 （泄气）到达就到达，回来就回来。你快替我写，要求补助二十元，不，三十元。再加点漂亮话，什么“心爱的领导，你的关怀使我心都碎了……”

弟弟 什么心爱的，这不是写情书。快，拿块面包给我，我写。

妹妹 要有面包、咖啡，我也会当作家的。

弟弟 （踱步）你不懂，写文章最好是几块面包，一杯咖啡，把自己锁在房间里。（走到妹妹屋里）巴尔扎克就是这样写出了一百八十部小说，号称《人间喜剧》，（偷桌上面包）成为世界闻名的

大作家。（嚼面包）

妹 妹 你快写呵。

弟 弟 嘘……

妹 妹 （发火）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
弟 弟 （手插口袋，摆出洋腔）马克思写《资本论》，左拉写《娜娜》，罗曼·罗兰写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的时候，都是这样考虑文章结构的，这叫肚子里面做文章。

妹 妹 （藏起面包）你肚子功夫一向很好。

弟 弟 （突然）嘘！来了，来了……

妹 妹 谁来了，谁？

弟 弟 灵感，灵感来了！（又从妹妹盘中抓一块面包，奔进自己屋）

妹 妹 哎哎……（赌气坐下，数面包）

〔光渐暗。弟弟写报告。妹妹在盘算。〕

弟 弟 “亲爱的领导，由于本人家庭困难，大哥上山下乡，长期来一直受到组织上无微不至的关怀……”

妹 妹 （摆弄着一条喇叭裤，发自内心的声音）大哥上山下乡，我年年借光……

弟 弟 “党和国家关心我们这样父母双亡的子女，做到孤儿不孤……”

妹 妹 （内心声音）钱到手，先买一斤开司米，织一件镶金丝的大开衫，配上香港尖角领……

弟 弟 “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……”

妹 妹 （内心声音）当心，厂里千万不能穿。

弟 弟 “我深深感激党和国家……”

妹 妹 （内心声音）春节再申请补助一次。

弟 弟 “在生产上作出贡献！”

妹 妹 （内心声音）有捞不捞猪头三！

〔光更暗。弟弟和妹妹处于蒙眬欲睡状态。风起。门窗撞击声和耗子的声响。〕

弟 弟 （惊醒）耗子？糟了，我的书！

〔赵长康在屋中出现。〕

赵长康 你找不到它的，这里有，隔壁也有。

弟 弟 谁？哥哥！你怎么进门都不敲一下，走路一点声音没有？吓我一跳！你看，全给你打断了。

赵长康 什么打断了？我可以给你接起来。

弟 弟 思路。思路你懂吗？我正在构思一部情节离奇、故事惊人、有七十万字的长篇小说。刚刚想到ABC三角恋爱，B和C争风吃醋，一个说非你不嫁，一个说非她不娶，而A眼睛出血，气得拔出手枪的时候……你插进来了，全完了。

赵长康 你不是说你在攻美术，做石膏像吗？

弟 弟 现在马路上推销石膏像的太多，连裸体的“维纳斯”也卖不了几个钱，我认准了还是搞写作吃香。

赵长康 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，搞写作先要有灵魂。

弟 弟 灵魂？这些年来，我没见过有灵魂的人。就拿你说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来讲，写文章发表，不也是

一靠看行情，跟形势；二靠走路子，开后门；三靠抓机会，碰运气……

赵长康 少数人没有灵魂，可绝大多数人还是有灵魂的。
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灵魂会和自己说话的……妹妹呢？她也是这样想的吗？

弟 弟 她呀，在做梦，睡得死死的。

赵长康 我要去把她从梦里叫醒。

弟 弟 （拉赵长康的手）我替你叫……（触电一般缩回手）你的手冰凉冰凉的？

赵长康 我冻僵了。你坐，我自己去。

〔弟弟呆呆地坐下，疑惑地看着赵长康走出。火渐渐暗淡，光亮消失。

〔妹妹的屋中彩光渐起，在扑朔迷离的梦幻色彩中，妹妹慢慢地从床上支起身子。

妹 妹 （喃喃地）你来了，我亲爱的，我知道总有一天会找到你的。

赵长康 你知道我从哪儿来吗？

妹 妹 香港、巴黎、华盛顿、纽约、伦敦、旧金山……
不管哪里，只要是国外。

赵长康 我从远方，从冰天雪地里，从很穷很苦的地方来。

妹 妹 我爱你，我情愿跟你到国外去吃苦受累，情愿受资本家的剥削压迫。你带我走吧，离开这个穷地方。

赵长康 国外有些人无非多了一点钱，可一个人的灵魂，

用金钱是买不到的。

妹 妹 灵魂有什么用？再说，活人不讲灵魂，只有人死了，人家才会说那是灵魂。

赵长康 （走到床前）你睁大眼睛看看，我到底是谁？

妹 妹 （疑惑地）哥哥？（寻人）

赵长康 妹妹，你知道我多么想你呵！

妹 妹 （找寻）他呢？（打个寒噤）我怎么这么冷，我要烤烤火。

赵长康 （急拦）不不！

〔炉火一亮，赵长康消失。〕

〔妹妹扑向沙发，继续做梦。毯子掉地。〕

〔另一边。弟弟一个寒噤，梦醒。〕

弟 弟 （隔墙呼唤）妹妹，你屋里冷吗？

妹 妹 我在做梦？

弟 弟 妹妹，我梦见了哥哥！

妹 妹 我也梦见了哥哥。

〔静场。两人沉思。〕

弟 弟 （思索）幸亏是做梦，要是大哥真回来了，叫他住在哪儿呢？

妹 妹 ……叫对面让一块地方出来……

弟 弟 叫她让出房子，非要说得她心动……

妹 妹 我要说得他心软……

弟 弟
妹 妹 （不约而同）不，心酸！

弟 弟 （润润嗓子）啊吭！啊吭！

妹 妹 （摸摸喉咙）啊啊……

弟 弟 （同时对壁练习）亲爱的^{妹妹}二哥 你有一个多么……
妹 妹

〔双方顿生疑心，情不自禁贴墙偷听，见没动静，继续练习。两人无声地嚅动嘴唇，捏弄手势。〕

弟 弟 （手舞足蹈）精彩，我一定能打动她。

妹 妹 （陶醉地）漂亮，我一定能挑他上钩！

〔弟弟和妹妹同时走近门。〕

弟 弟 妹妹，到我屋里来，有事商量。

妹 妹 你不请，我也要来了。

弟 弟 亲爱的妹妹！

妹 妹 亲爱的二哥！

弟 弟 （同时）你有一个多么淳朴、老实、善良的哥哥
妹 妹

呀。你饿了，他省下吃的……（愣住，又突然接上）你冷了，他用自己的身子……（又愣住）

弟 弟 （狐疑地）说下去！

妹 妹 你睡了，他把棉袄盖在你身上……

弟 弟 （接）你哭了，他唱歌给你听。一模一样，象大朗诵。

妹 妹 一字不差，象录音机放出来的。

弟 弟 一定是你偷听！

妹 妹 你偷听！告诉你，我交朋友经常说这种话，你要听，我可以再背一打给你听。

弟 弟 我发表过文章，会说不过你？

妹 妹 你床底下那些退稿都是拼拼凑凑抄人家的，以为我不知道？

弟 弟 你懂什么？这叫借鉴！等我出了名，别人不也借鉴我的。

妹 妹 你良心这么坏，能写出好文章？你还是想想十年前对大哥说的话吧！

〔灯暗。舞台左角一束光柱中出现十年前的情景。〕

弟 弟 哥哥，你干吗要离开我们，到黑龙江那么远的地方去？

赵长康 我们好多同学一起去，大家住在一起，吃在一起，一起劳动，一起拿枪保卫祖国边疆，那种新生活一定很带劲。虽然地方远一点，生活苦一点，但我们一定会很快活的。再说，你们还小，我还要照顾你们，去农场工资高，如果插队就没有钱了。

弟 弟 那我也去，哥哥，你带我去。

赵长康 过二年，等农场盖起了新公房，你和妹妹也长大了，我一定回来接你们。我们三兄妹一起用汗水浇灌大地，再也不分开了。可现在你还小，还要留在家照顾妹妹。

弟 弟 我一定照顾好妹妹。

赵长康 妹妹小，不懂事，有时候看见别人买糖买话梅，会跟你吵，跟你要的。你千万别发火，你就说等哥哥发了工资，一定给她买。千万千万……不要打她，也不要骂她。

弟 弟 我懂，哥哥。

赵长康 你鞋子破了，我这一双鞋底还好，换个面子，你穿吧。

弟 弟 哥哥，我不要。

赵长康 等哥哥有钱了就给你买一双高帮的白跑鞋，好吗？

弟 弟 哥哥！（扑入哥哥怀中，哭）

〔灯暗。黑暗里妹妹、弟弟继续绞尽脑汁，试图打动对方。〕

〔妹妹幕外声：“哥哥为了缝这双鞋，熬了几个晚上，手给针扎出了多少血，他当时只有十七岁。十七岁就又当哥哥，又当妈妈，你不想想，不想想吗？！”〕

〔弟弟幕外声：“那么你呢？你为什么不说说自己？”〕

〔一束灯光亮。舞台另一角，十年前，妹妹靠在赵长康身上哭泣。〕

赵长康 小妹，你怎么又哭了？

妹 妹 哥哥，你不要走，我不要你走，我不要你走

嘛……

赵长康 哥哥会经常回来看你的。

妹 妹 你骗人，爸爸、妈妈死了，你骗我说他们要回来，我等呀等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我知道你一走也不会回来的……

赵长康 （心碎地）小妹……哥哥不骗你，哥哥一定会回来看你的。隔壁张阿姨每天晚上都会来看你的，帮你做衣服，补鞋子。还有李老师每天下课后会留你到办公室做功课，送你回家。以后上课要多用心，不要做小动作，不要跟人吵……晚上睡觉要当心，不要踢被子，再踢要着凉的。（给妹妹披上大衣）

妹 妹 哥哥，我不要。

赵长康 我有棉袄，你看，真的有。

妹 妹 这是爸爸的旧棉袄。

赵长康 补补就好了。哥哥发了工资就买新的。

妹 妹 真的？

赵长康 （拿出一包话梅）你一直要哥哥买话梅，哥哥没钱，今天哥哥走了，就给小妹买一包，就这一包，五颗话梅。小妹，你不怪哥哥吗？

妹 妹 哥哥，你真好，你也吃呀。

赵长康 我不要，你给二哥吃。

妹 妹 你吃，你吃……

〔灯暗。〕

〔弟弟幕外声：“我只吃了一颗，其余都给你吃了……”

〔妹妹幕外声：“两颗，吃了还赖，黑心黑肺黑肚肠。”

〔弟弟幕外声：“我黑心？我问你，哥哥写信托你买农业书，你把车费都算上，这事有吗？”

〔妹妹幕外声：“你还说我？告诉你，我去邮局查了，寄书的邮费八毛六分，你跟大哥报销两块，以为我不知道！”

〔灯亮。场上兄妹气急败坏，斗得脸红脖子粗。

弟 弟 你呀！可以做“周扒皮”的妈妈了。

妹 妹 你好？告诉你，好人不生肚脐眼！

〔幕外传来摩托车声，有人喊：“四十九号，姓赵的电汇单”。妹妹出去拿电汇单上。弟弟抢，抢到附条。各进自己屋。摩托车声在风声里远去。

妹 妹 一千块？天哪！农场寄来的。

弟 弟 （读附条）“寄上人民币一千元，详情另告”。

（进妹妹屋）信呢？信在哪里？

妹 妹 邮差说，雪大，信要慢一点。

弟 弟 （思索）寄给我们的，难道是积蓄？

妹 妹 决不可能，他从前每月寄钱回家，哪里还有积蓄？

弟 弟 （猜测）病退补助费？安家费……不，也不可

能。

妹 妹 奖金，一定是奖金。哥哥每年都是先进，拿到了一笔外快！

弟 弟 管它什么，拿来再说，（对妹妹）我去领。

妹 妹 我先拿到，我去。

〔弟弟和妹妹互相争夺，欲出门。

〔半空中的声音：“你们回来！”

〔赵长康出现在妹妹屋里。

赵长康 通往那儿的路被大雪封住了。

〔弟弟、妹妹怔住，诧异，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弟 弟 哥哥，你回来了？

妹 妹 哥哥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，我怎么没看见？

赵长康 只要你们一吵架，我就要回来。

〔弟弟忙把妹妹的手一藏，掩饰地假笑。妹妹也假笑。

弟 弟 大哥，你病退搞好了？

赵长康 不，我不回来了。

弟 弟 妹 （异口同声）为什么？

赵长康 不为什么。因为我不能回来，也离不开我的土地，我的稻种，我的研究所。虽然他们和我一样，都在冰天雪地里。

妹 妹 你抽到研究所了，你在研究稻种？

弟 弟 啊！我想起来了。上半年我给黑龙江报投稿，没

回音，我天天查报纸，看见一篇报道，说一个城市知青，坚持在寒冷的东北平原改良稻种，不折不扣，不屈不挠，不罢不休……对！世界上，只有你这种牛脾气的人才干得出。哥哥，你一定有了伟大的发明，创造了惊人的奇迹，拿到了一笔巨额奖金。

赵长康 你猜错了，那是我们连长。我们农场还很穷，为了改良稻种，他把手表都卖了。真的，要有钱，我们可以搭温室，盖暖棚，种一大片稻种试验田……

弟 弟 （掏出小本子，欲记）妙！了不起的豪言壮语，充满了生活气息，又富有革命激情。哥哥，你再说两句。

妹 妹 空话填不饱肚皮。走，哥哥，到我屋里去。（拖赵长康左胳膊）

弟 弟 （拖赵长康右胳膊）慢，我要和哥哥好好谈谈，我要为哥哥写一部长篇小说……

赵长康 别争了！我饿，我不能老吃冰块和雪团，你们懂吗？

〔弟弟、妹妹如触电流，同时缩回手。〕

弟 弟 需要，需要，你等等，我给你烧饭，我有压力锅，快得很。（下场）

妹 妹 （注视着弟弟，背对赵长康）快，大哥，到我屋里去，我有牛奶，还有面包。